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3)03-0071-05

当前我国大学教学评价的现实考量与理性选择

——基于大学创新力培育的视角

李 卯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大学教学评价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重要一环,涉及到大学课程建设、教学组织管理、教学质量监控、科研成果创新、学术梯队建设等方面,实际上大学教学评价甚至能够反映大学的整体办学水平。文中从遏制创新的视角考量了当前大学教学评价的诸多现实问题,指出推动创新是大学教学评价中的理性选择,并提出了基于大学创新力培育的视角构建当前我国大学教学评价体系的相关途径。

关键词:创新力;教学评价;考量;选择;培育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一、大学教学评价与大学创新力的培育

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大学排名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声誉而引起政府和诸多大学的重视。纵观世界各种大学排行榜,无论是系统、连续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久负盛名的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还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等,大学创新力都成为衡量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从大学外部来看,创新力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的重要力量,国家的发展促使大学不断自我更新,从而发挥独特的引领性作用。从大学内部来看,创新是大学追求卓越的内在品质,没有创新,大学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浙江大学徐小洲教授曾指出大学创新能力是以创新实力、创新活力和创新影响力三项指标为基础,而在大学中,教学和科研的创新能力无疑是贯穿于这三项指标的,始终影响着其参数的变化,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评价对大学创新

力的培育将起着制度导引的关键性作用。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管理复杂的系统组织,在这个良莠丛生、优劣难辩的组织里,选择合理的“评价”来衡量教学质量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空前的重视。大学教学评价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重要一环,涉及到大学课程建设、教学组织管理、教学质量监控、科研成果创新、学术梯队建设等诸多方面,甚至能够反映出大学整体办学水平,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方面的大学教学评价活动频繁地进行着,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教学评价对于高等学校创新力的培育,已经类似于高考中考之于中小学生的指挥棒,起到关键的方向引领作用。它渗透在大学创新力培育的整个过程中,从理念指引、方法选择到最终生成,它的每一个环节都会与大学创新力的生长发生“化学反应”。因此,基于大学创新力培育的视角考量当前我国大学教学评价的现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构建以推动大学创新力为核心的教

收稿日期:2012-12-06

作者简介:李卯(1987—),男,安徽亳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国家一般课题“以创新力为导向的大学评价体系构建研究”(批准号:BIA 10007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学评价体系将会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遏制创新——当前我国大学教学评价的现实考量

大学教学评价涉及到大学教学的诸多现实问题,是大学内部自我更新机制的根本和核心,起到制度导引的重要作用。正确大学理念统领下的大学教学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不断创新与良性发展。但事实上,我国大学教学评价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在促进大学创新方面往往还起着负面作用。

(一)工具理性的评价思维压抑了大学的创新力的生长

管理功能是大学教学评价的基本职能。大学教学评价正是作为一种合理的“管理工具”而存在于大学教育中并为大学教育服务。当前,这种管理工具的色彩被人为地加重,“工具理性”无限地扩张了自己的区域,大学教学评价在大学市场化的趋势下不自觉地充当了大学的“合法工具”,失去其本真存在的意义。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大学教学评价以“有用”作为衡量一切的基本出发点,视“有用的”、“功效的”、“实用的”为真理,完全背离了大学教育的文化性质。而大学教学评价是彰显大学核心价值文化活动,直接反映了大学理念的精神实质,其蕴含的文化意义远非“工具”或“实用”所能体现。大学教学评价只有通过分析和判断大学文化现象的价值,作为一种“文化的工具”存在而非形成“工具的文化”,才能发展与繁荣大学文化。而大学文化正是大学创新力生长的不竭源泉。大学文化与大学教学评价的关系应是本和末的关系,若不是为促进与繁荣文化而评价,只是满足评价而被迫发展文化,就会将“评估以及其先验的权威由此张扬开来,它自身甚至就演绎成一种裁决其他文化的霸权文化……我们的教育与它的评估之间的关系,就正在发生着这样的颠倒”。^[1]审视当前的大学教学评价岂不是这种裁决、霸权、颠倒?它更多地是以工具身份“合法地存在”于大学内部,在与大学文化本末倒置的同时也压抑了大学创新力的生长。

(二)重教学技术指标轻教学学术发展的评价范式阻碍了大学的创新

大学教学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需要先进的评

价方法、技术和手段做保证,技术时代的到来为这些提供了可能。然而,当信息电子技术、网络通讯技术、计算机统计技术等现代技术为我们搜集评价信息、统计分析信息、有效地反馈信息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一种“技术主义”评价思潮正袭入大学教学评价领域。可以算计的、可以设计的、可以量化的、可以控制的技术思想不自觉地渗透到大学教学评价之中。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等等,效率指标越俎代庖得成为评价的首要目标。大学教学评价不仅把科学研究、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等量化,而且把教学质量评估量化和制度化,更有甚者将本科生考研率、考上名校研究生的数量等作为大学教学评价的重要指标,“在最高的专业奖励是与学术成就和出版成果而不是与教学业绩挂钩和课程发展挂钩的学术环境”^[2],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非学术性环境”的严格核定和检查中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大学教师变成一个受雇用的“学术劳动者”角色,而非“学术创造者”,难言创新。

(三)“拿来主义”的评价方案限制了大学的自主创新

尽管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应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办出自己的重点”的明确规定,但当前我国大学教学评价仍存在着严重的“拿来主义”倾向,一些高校完全不顾学校自身发展特色,简单地把国内外知名一流大学的评价方案拿来为我所用。“虽然有多种类型的机构,但是评价方法大同小异,缺乏多元化的评价方法,最终导向是引导院校趋同^[3]。”“拿来”的方案虽好,但它既不是普适的,也不是合适的,“复制式”、“克隆式”、“抄袭式”的大学教学评价方案从方向上引导大学向某类大学看齐,在抵制大学个性张扬的同时,也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动力。“拿来主义”的评价方案不可避免地贴上“共性制约”的标签,“千校一面”的教学现象很难体现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大学的不同需求,导致各层次院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理念等趋向同一。而促进大学创新的多元价值趋向也被统整在同一的评价价值中,损害了评价特殊性和科学性,从而阻碍了大学的创新发展。

(四)以偏概全的评价机制扼杀了大学的创新性

从评价内容来看,当前的大学教学评价仅仅囿于静态的课堂教学,并没有把教学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忽视了教学中的动态生成和教学研究、教学

反思等课堂教学之外的教学创新活动;从评价主体来看,教师外部的评价力量占据绝对的权威地位,教师自身很难得到评价的话语权,评价运作过程中缺少教师主体的积极参与,缺少自我反思性的评价,使得大学教师难以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准确的自我预判,难以从自身层面实现超越自我的创新性教学;从评价形式来看,目前的大学教学评价形式过于单一,往往是采用表格测量问卷完成,即仅仅是通过设计反映基本参数的量表,来实现对大学教学的全程性监控式评价。“一表评全校”的形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遮蔽了大学教学本身的丰富内涵,而且不能客观地体现不同教学水平的期望和标准,降低了教师开展创新教学的动机,打磨了不同院系、不同学科、不同教师的差异,从而湮没了大学教学的创新个性。当前大学教学在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形式等方面的诸多现状实际上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评价机制”,极大地扼杀了大学的创新性。

三、推动创新——大学教学评价的理性选择

大学教学评价政策、制度、文化、内外部系统运行机制等是制约大学创新力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重新甄选大学教学评价的理念、简化评价内容、改进评价方法、优化评价运作过程等手段能够达到“以评促教”的真正目的,保证大学在创新的探索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发挥大学教学评价在创新力培育方面的导向作用。无论是从大学教学评价本身,还是从大学创新力培育的视角审视,推动创新都将是大学教学评价的理性选择。

(一)重新甄选大学教学评价的理念,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

“大学作为一种组织是建立在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或者价值系统之上的,价值观念对其行为有着特殊的制约和规范作用。”^[4]大学教学评价作为一种大学内部的活动,评价理念对大学创新力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当前,基于“科学管理主义”倾向的工具主义评价思维窄化了大学教学评价的功能,过于突出“教育问责”的工具理性,严重危害了“支持教学”的文化价值理性,从而造就了大学的“忙”,行政管理部门忙于应付评价,做规划,做方案,教师忙于教评,做准备,做材料,搞“关系”。“忙”现象耗费了大学人员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不利于大学的内部创新。而从本质上说,大学教学评价应是一

种蕴含丰富教育意义和精神的文化价值行为,教育文化价值才是大学教学评价的实质价值。也就是说,大学教学评价除了是一种重要的选拔和鉴定手段之外,还应达到教育性的效果,即评价行为要以改善和提高教学工作质量为目的,不是因评价去控制教学,而是因教学而产生,不应是“工具的文化”,而应是“文化的工具”。重新甄选大学教学评价的理念不仅有益于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而且有助于大学人员减少各种繁忙的应付评价活动,不再做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和辛辛苦苦的形式主义者,而是更加关注怎样通过创新探索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学创新的实践中。

(二)重视大学教学学术评价范式,形成大学创新动力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在1990年的报告中曾指出教学、研究和服务是所有大学教师需要履行的义务。“但是一遇到提级和确定终身职位时,前者就常常被忘记了。由于这种疏忽,既限制了对高等教育的利用,又限制了创造性。”^[5]这正是重教学技术指标轻教学学术发展评价范式的体现。这种评价方式出于管理便捷的考虑,过于突出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和便于操作的评价技术,在强调客观、准确、高效的同时忽视了教学的学术性评价。大学教学学术评价则要求在教学评价制度和标准中充分体现教学学术的性质,调整、充实、强化能体现大学教学学术的权重,权衡教学工作量和教学质量的比重,进而确立大学教学“技术”与“学术”的平等地位,建立一种包容教学技术和学术评价的综合性的大学教学评价系统。大学教学学术评价鼓励教师反思性、探究性和创造性的教学。正如舒尔曼所言:“将教学视为学术的一种,就要不仅将教学作为一种活动,而且要作为一个探索的过程。”^[6]当把教学视为学术,大学教师在进行科学研究和认真上课的同时,还会积极投身教学的改革创新和研究中;大学教师会根据自身的教育理念、教育经验和个人知识,对教学进行独特的个性诠释;大学教师还将从单一的知识二传手转变为知识的研究者和学习者,等等。重视大学教学学术评价,实际上是对教学是一种学术的充分肯定,将引领大学教师主动地研究教学,创造教学,促进大学教师的角色转型,为大学创新提供不竭动力。

(三)“量身定做”大学教学评价方案,推动大学不断创新

办学特色与创新品质是一所大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如果所有大学完全采用以同一性为主要特征的“拿来主义”教学评价方案,那么失去的不仅是评价的多元性与特色性,而且还严重遮蔽了不同大学教师的教学个性与创造性,大学的创新精神与文化也将黯然失色。“量身定做”大学教学评价方案是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大学的不同发展定位和特色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它强烈排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大学的教学质量,体现的是分类分层评价的“适合性”原则,符合不同大学自身的条件、优势和特点。大学创新力的培育是多层次、多形式、多途径的,“实行分类、分阶段评价:确定教学水平标准,实行分等级评价;澄清教学的多维属性,实行多维度考核”^[7]将引导并推动不同大学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推陈出新,积极在学校自身的专业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改革、教学研究等方面探索创新,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复合式大学创新链,最终走向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四) 完善大学教学评价机制,保障大学创新活力

大学教学评价像一个指挥棒,通过导向功能对大学教学发出无形的暗示信号,“以偏概全”的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教学的创新与创造,遏制了大学的创新活力。完善大学教学评价机制将从制度层面有效地保障大学的创新活力,推动大学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建设。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1. 评价内容的全面。评价和考核的指标要充分体现教学性质和学术性质,既要包括大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与效果,又要能反映教师在教学改革与研究、课程与教材建设、教学研究等课堂教学的附属

性活动的成绩,鼓励他们在研究中教学,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教学和教学研究中不断追求创新。2. 评价主体的多元。“我国大学教学评价从评价动因、评价组织到评价体系、评价活动等一切都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统筹安排,大学本身没有选择的权利,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8]政府主导的大学教学评价让大学自身完全处于一种下级对上级的被动忠顺地位,只能按照政府评价主体的指令行动,谈不上自身的创新性实践,难言特色。而从现代大学内外部结构的巨大变化来看,“政府、社会、就业市场、院校、学生等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都成了大学教学评价的相关利益主体。每一个评价主体由于其所处位置、拥有信息和资源不同,其利益诉求、评价标准、评价技术、评价方法也不同”^[9],因此只有确立多元评价主体观,鼓励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才能充分调动大学创新的内外部力量,推动大学的发展;3. 实证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实证化的评价方式以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为指导理念,重视对结果的评价,有一套比较固定的评价标准、程序和步骤,主要采用数据比较分析的方法,具有便于操作的特征,但评价过程中忽视与人的创新精神直接相关的情感、意识、动机等因素。人文文化评价方式注重对过程的评价,强调评价者与评价对象之间的交流,能及时、有效地将评价信息反馈给评价对象,但评价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很难客观全面地反映评价状况。可以说,两种评价方法都很难完全独立地运用在大学教学评价中,只有将两种方法结合,才能满足大学教学评价活动的要求,生成创造性的教学活动,促进大学创新力的培育。

参考文献:

- [1] 杨启亮. 评估的文化与高校人文精神的迷失[J]. 江苏高教, 2002, (6): 7.
- [2] 克里斯托弗·K·纳普尔, 阿瑟·J·克罗普利. 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第三版)[M]. 徐辉, 陈晓菲,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94.
- [3] 王占军. 大学创新能力建设的制度环境探析[J]. 大学教育科学, 2008, (3): 33.
- [4]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8.
- [5] 欧内斯特·波伊尔. 学术水平的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A]//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2.
- [6] 王玉衡. 试论大学教学学术运动[J]. 外国教育研究, 2005, (12): 25.
- [7] 宋燕. 我国大学教学评价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 现代教育管理, 2010, (8): 50-51.
- [8] 荀振芳. 大学教学评价的制度干预与学术自由[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5, (6): 48.
- [9] 秦平. 我国大学教学评价的价值错位及反思[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8, (4): 28.

Practical and Logical Choices in University Teaching Assessment in China
—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Fostering

LI Mao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As a major part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university teaching assessment is involved with curriculum building, teaching administration, quality control,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Based on a discussion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teaching assessment, logical choices are suggested for fostering innovation.

Keywords: innovation; teaching assessment; choice; fostering

(上接第 70 页)

- [12] Volodymyr Manakin. Quality Assurance: Internal Strategies in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B/OL]. [2011-7-1]. <http://www.irex.org/sites/default/files/Manakin's%20Case%20Study.pdf>.
- [13] Harvard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search [EB/OL]. [2011-7-7]. 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
- [14] Harvard University.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EB/OL]. [2011-7-9]. 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FAQ_3.20.09.pdf.
- [15] 陈中永,李笑燃. 大学发展与大学文化建设[A]//首都师范大学《高教研究》编辑部. 现代大学的文化精神[C].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9-48.

Self Evaluation Culture: the Core of Quality Enhanc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JIAO Lei, XIE An-ba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University culture is the soul of a university. Ineffective quality assuranc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primarily caused by the lack of a university self-evaluation cultu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models of university self-evaluation culture show two different paths of self evaluation evolvement. Foreign experience may provide a useful example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an integrated self evaluation culture, which in turn will help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Keywords: university culture; self evaluation culture; quality enhancement